

「歡迎各位老師！今天是這學期的第一天！」

校長殷勤地在期初校務會議上對大家熱情地說道，以慈愛的眼光看著坐在台下的我們。這是在這間大學校——國立雅里附小擔任美術老師的第一天。這學期除了我這位新進老師外，還有兩位分別是宇婕和小魯，都被分發到這所學校。

「這學期我們有三位新進老師，有美術老師晏涵，專職體育老師宇婕以及國文老師小魯！期望各位同仁都能好好地互相照顧彼此並互相勉勵！」校長興致高昂地說道。

畢竟在讀了四年的教育學程、兩年美產研究所再外加實習後，誰不想進到待遇好的大校呢？回想還有許多同學因為市區大校沒有開缺，而被迫只能進到偏鄉小校教書，我不禁滿懷感謝。

校務會議進行得很快，從學校年度規劃與目標到各科代表的課程計畫以及教學進度與教學活動規劃，每個報告都寫得充實又有趣。唯獨討論到校安、性平、學生權益階段的時候氣氛悶悶的，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些看起來是行政和班級導師的人，臉都看起來很臭。

會議結束，我的位置被分配到學務處。雖然不是擔任行政，但是因為這間學校規定美術教室只有上課時間能使用，其餘時間專任老師還是要協助行政。

進到學務處，因為暑假時我已經有來這裡整理自己的座位，所以裡面的教師們對我都不陌生。踱步到自己的位置，坐在我旁邊的老師看了我一眼，就繼續做自己的事。她叫做慈庭，是一個已經教了快 35 年的資深老師，她不太講話，行事風格低調，最具標誌性的便是她臉上有一條長十公分的疤，在老練的氣場上又多了一絲煞氣，感覺其他職員也有點怕她。

「慈庭老師早安。這學期也請多多指教。」我禮貌地打招呼。

「嗯。」她回了一聲，「希望妳撐得過一學期。」

過沒幾天，事情開始變得越來越多。因為在這間學校有導護輪班制，在學務處的同仁都必須協助行政來督導學生，而且這間學校一天到晚都在開大大小小的會議，校外教學籌備會、IEP 會議、性平與霸凌防治會議等。一開始其實我覺得這也還好，但是我發現我錯了。就在早上，學務主任跑過來找我。

「晏涵老師，不好意思打擾妳，等一下中午要開行政會議，麻煩妳等一下幫我們紀錄和上傳資料。」

「阿好的好的，可是行政會議不是組長級的職員參加的嗎？」我抱著疑惑問了問，主任隱約露出嫌棄的表情，但馬上又恢復笑容。

「哎呀，這學習學務處新進職員就只有妳一個，幫點小忙不會有問題的，是吧？妳看看同仁都對妳多好！阿對了，根據排班，下週妳才導護，但是這一週生輔組請假去出差，妳可以幫他站嗎？」

蛤？怎麼那麼多奇怪的事情？「呃.....我可能沒辦.....」

「講這什麼話？幫忙一下同事不是最基本的嗎？改天他再還妳就好啦，真是的。還有還有，放學要開處室例會喔，妳也別忘記，給我提早下班嘍。」我話都還沒說完，就又被塞了一堆事情。好吧，怎麼感覺到學校，課才上一點點，雜務就已經做一堆了？嗯，應該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吧！撐過去就好。

中午行政會議，校長寒暄一下便開始議程。最近教育部來文，希望我們學校全面落實雙語課程，以及全年級的藝術美感教育實踐，這些都需要有人來落實統計並回報。還有一些額外的計畫申請需要在期限內提交，教務處和學務處人手都有一點吃緊，所以這些事情突然就落到我的頭上。

「晏涵老師，因為教育部有給我們很多指示，但是目前處室新進人力只有您，其他老師都沒有分發到處室。所以有些事情要麻煩您了。如果說有不會的事情可以問同仁，大家都關係很好的！」校長微笑著拍拍我的肩膀。新進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拒絕，只能擔下這責任。

其實上級來文不是抽象指示，而是具體要求學校在限定期限內完成某種「行政流程」、提供某種文件或資料，然後回覆，而這些流程會被拆成細節分配給不同教師負責。而我就是那個「不同教師」。

回到處室，我趕緊忙碌剛才被分配到的事情。但是除了這些雜務我還要備課呀，而且今天幾乎滿堂。我嘆了一口氣，繼續謄寫校本課程統計表格，詭異的是，學務處的每個老師都不太想要幫我做這些，我在大學學到的也只是專業課程而不是這些行政事項，我真的有些地方是完全不了解的，但那些老師都好像在懼怕著什麼，都以「不好意思我很忙」或是「去問其他人，這我不熟」之類的話搪塞掉了，只有坐我旁邊的慈庭老師偶爾會給我指點幾句。

「我就說吧，妳撐不下去吧？」她冷冷地說了一句。

「呵呵，怎麼會呢？有慈庭老師您協助就輕鬆很多了！」我微笑回道，她瞥了我一眼，繼續忙她的事情。

「嚴重的還在後頭。」她說道，「妳之後就會知道了。」當我還在納悶這句話的意思時，她轉過來，用嚴肅的口氣說：「記住，撐不下去要說，知道嗎？」

我沒有很把這句話放在心上，學校又不是什麼血汗壓榨勞工的工廠，哪會有什麼撐不下去的問題？我禮貌的點了個頭，繼續雙語融入實驗課程的資料彙整。

制度上，我不是必須擔下那麼多的人；但在學校裡，「不是必須」好像不代表「可以拒絕」。

忙完了行政的事務，我總算可以稍稍鬆一口氣，心想抱著自己對藝術的熱忱去教書可比做行政業務有趣多了！這學期我帶到的班級都滿好帶的，大家上課都很聽話，作業繳交也都非常確實。

因為藝術不是升學類型的科目，我一開始還以為學生可能會因為家長的教育或是環境潮流而對藝術課程興致缺缺，但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也有學生對於我上課的內容給出不錯的意見回饋，這些都讓我更有信心和樂趣來享受這份工作。

但是現實，總是出現得突然。

一週後，行政會議再次召開，因為上級來函指示說近期會有督學到學校訪視，而且上次有些資料上傳的內容和格式有誤，需要更正。這次會議的氣氛不太一樣了，變得很嚴肅。

「晏涵老師？」校長問道，「請問為什麼上次請妳打的資料格式出現那麼多錯誤？難道這一週就要提交了妳不知道嗎怎麼沒有請教同仁呢？」頓時各處室的行政人員都把目光放在我身上。

我有點慌了神，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因為我本來就不會這些啊！也沒有人願意教我呀！這時，學務主任開了口：

「校長不好意思，是我沒有好好教她做，對不起，今天會請她處理好的。」同時他也彎腰致歉，並瞪了我一眼。

今天？我心想，今天我有五節課，我除了吃飯哪有時間做？

「這次就算了，下不為例知道了嗎？」校長對我落下這句話，便繼續質問其他處室。

開完會，學務主任心情看起來不太好，會議一結束就直接跑過來問我：

「妳到底搞什麼飛機？」他說，「我們行政業務很忙妳知道嗎？」

我也很錯亂，便回道：「對不起.....可是沒人願意教我怎麼弄格式.....，而且這些計畫不是應該由教務處處理嗎？怎麼會是學務處呢？」

他一聽到我這樣回應，變得更暴躁了。

「吼，不要找藉口，校長不是也說了嗎？人力不夠阿，而且誰不願意教妳了，我現在不就在這裡教妳？趕快用好，不然就晚上留下來弄嘛，又不是沒有加班費。」他用著有點憤怒的語氣跟我說，

「妳到底要不要配合我們？」

說完，主任便繼續跑去跟校長哈拉。

「到底誰才是行政阿？」我不禁感嘆道，但是好像再怎麼說都沒有用，只能認命趕快做完這些，早死早超生。

隔天，我發現我從我的辦公桌醒來，資料都處理好了。我趕緊傳給主任，他有點不屑的說：「這次妳就知道了吧，下次要注意一點。」

我伸了個大懶腰，早上第一節就有我的課，我趕緊隨便洗梳起身便去上課。在去專科教室的路上，我遇到慈庭老師，她看了我一眼說道：

「被要求加班了齁？我早告訴妳的。」我帶著倦意跟她微笑打了個招呼，便趕緊去上課。

今天很不一樣，這個五年級的班上多了一位同學，他因為暑假出國去玩，玩到昨天才回臺灣。因為是他這學期到班上的第一堂課，又聽說他們班導一大早就在忙其他事情，所以我打算讓他來個自我介紹。

「同學早安！今天是你到新班級的第一堂課，你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我熱情地問他。

沒想到，他斜眼看了我一下，回了一句「喔。」然後才慢慢的把手插在口袋走上來。

「我叫林家豪，恩.....沒了。」他剛想走下台去，我問他說：

「同學只有這樣嗎？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其他的？像是興趣.....」

「你要求很多欸。有毛病吧？」他轉過頭來回道。

我有點被這句話嚇到，怎麼有學生敢這樣跟老師說話？不過轉念一想，他才來第一天，不要那麼快就有師生衝突好了。於是我也沒說什麼，就讓他回座位。

幸好接下來他也沒有什麼怪異的舉動，整節課也是很平順的過去。只不過在下課的時候，他又出招了。我在下課時會希望小朋友幫忙把器材收到籃子裡再拿到前面統一放好，但是家豪同學就是不配合，一直不把他的東西放到籃子裡。

「同學，麻煩你把東西放好，交到前面可以嗎？這樣大家才能下課喔！」我禮貌地問道，而他又再次用斜眼看了我一下，然後心不甘情不願的把東西放回去。

「煩死了，管那麼多幹嘛。」說完，他便轉身離開教室，可是我還沒有說他們可以走啊！

「同學！請你等一下！老師還沒有說可以下課喔！」我趕緊叫住他，也順便請班長把他拉回來，他仍舊臉很臭的走了回來，等到我放他們下課他才離開。臨走前，他又斜眼看了我一下。被瞄那麼多次還真的感到有點不舒服，我心想，他應該是剛開學還不適應吧！沒關係的。

接下來一連四節課後直到放學，都沒有其他的壞事發生。好像是主任看我做完了業務感覺我可憐，而校長今天盯上了教務處的關係，所以都沒有來找我。果然，遠離行政對身心比較好。

我內心稍稍恢復，期待著未來。

上一次會議才剛結束不久，校長又召開了一次行政會議，而且這一次明顯就是衝著我來的。我想不透，我到底哪裡招惹牠們了？動不動就把我這個新進教師抓去開會。

這次會議的主軸除了各處室報告進度以及現況外，還包含了各項計畫的進程以及後期上層的回覆，一開始都很順利，各處室都穩穩當當的報告著計畫、課綱還有一些意見及補充，從輔導室、教務處、到研究處，到了學務處，大家臉色就開始難看起來。

「為什麼上次的美感教育的計畫被上層回報說不合格，所以之後沒有這項經費補助了？」校長臉色很臭的說道，嚴厲的眼神掃視學務處的同仁。

「我說過多少次，我很忙，計劃的最終彙整報告我沒辦法一個一個審視，結果你們都在幹嘛？我一個沒看到你們就給我出包！少掉的這幾十萬經費你們要拿薪水來補嗎？」他越講越生氣，都差點要摔了他的陶瓷杯。

我心想：阿最終檢查不是處室首長還有校長等行政決策端審核嗎？你沒審是你的問題啊。我雖然很想這樣講，但是我怎麼可能說得出口。

「晏涵老師！妳的責任最大，明明上上禮拜都請妳好好修過再給學務主任審閱了，怎麼還是有那麼多錯誤？」他轉頭就對我一頓責備。

「痾.....校長不好意思，我上次處理完之後我有交給主任，他說沒問題的我才.....」

「什麼？是妳跟我說妳修的絕對沒問題我才直接提報給校長的！妳別亂說話！」主任急忙插嘴，生怕讓校長發現他上次中午會議不在是因為偷溜出去吃大餐，回來都快到放學了，所以才沒時間審我改的彙整報告書。阿這當然是我從別人那裏聽說的。

「晏涵老師，妳身為這學校的一員，妳就應該幫忙做點事，而不是總是把責任推托給別人！我看妳啊，如果連這些『小事』都處理不好，那妳教學也不會有什麼成就啦！聽說妳最近還找學生麻煩，讓學生受教權被剝奪！請妳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說完他便離開了。

蛤？我上課怎麼他也要管？而且上週也是那位家豪同學自己上課不守規矩亂丟材料還撕毀學習單，我才讓他出去罰站的，不然全班同學都不用上課了。怎麼校長連這個都知道？

踏出會議室，我感到整個身體都好重，我感覺到了無形的壓力壓在我的身上。

我，是不是不適合當老師啊？

踱步回到座位上，看到慈庭老師愜意地坐在位置上休息，我很是困惑，她是怎麼不用一起去開會的？於是我問了問：

「慈庭老師，我很好奇您怎麼都不用去開會呀？」

她看了我一下，緩緩說道：

「30 幾年的教師資歷，已經讓我對這些行政感到厭煩了。再加上校長和那些處室首長也都不太敢動我，所以我沒什麼行政要做，也就不需要開會了。只要上好自己的課就行，反正學生也怕我，不敢作亂，我只要等到退休年限到了就可以領全退了。只是...唉...退休金一直被砍，不確定幾年後還會剩多少。」

她停頓了一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慈庭老師講那麼多話，也對，這幾年來因為她那有點兇狠的外貌再加上對於行政事務的疏離，她鮮少跟別人講這些事。她看著我，問道：

「妳有上那個林家豪的課對吧？」

「是的，他很不受教，上課總想搗亂態度還很差，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剛剛還被校長針對這一點。」我露出無奈的表情，而慈庭老師則是苦笑了一下，說：

「盡量別理他，這種學生我近年來見多了。你知道這疤是怎麼來的嗎？」我搖了搖頭。

原來，在十幾年前有一位 IEP 個案學生在慈庭老師的課上跟同學發生糾紛，打了起來。老師剛想下去制止，那個同學拿起美工刀就是一陣亂戳，先劃傷了同學的手臂，接著大力一揮，把老師的左臉留下了一道無法抹滅的傷疤。後來學校在通報校安事件後展開校事會議，因為被割傷那個學生的父親是家長會長，也就是整個學校最大的資方。

於是在會議開始前，結論已經有了輪廓。最後裁決出來就是慈庭老師保護學生行為正確，但沒有照著正確 SOP 而導致學生受傷，處理方式有待改善。校方也要求老師封口，禁止對外提到此事，也調換了她的課程排序。

校事會議沒有否定她的行為，但也沒有真正站在她那一邊。

後來因為這件事情，學校在年末考績上給了老師一個乙等。那位 IEP 學生私底下不停說老師多管閒事，連那位被攻擊的會長兒子也嗆她沒有好好保護學生。

一個原本充滿教育熱忱的老師，至此已完全燃盡。

後來老師也了解到了，做好自己的事就好，額外的事情不要多做。所以額外的行政業務她一律不接，考績差就考績差。因為這間學校雖大，但是職員很少輪調，所以積分高低已無差別。再加上她也有了快 30 年的年資，沒有人動得了她。

「那件事情，那劃在我臉上的一刀，都告訴了我遇到這種學生，冷處理就好。」慈庭老師摸了摸她的刀疤，

「他們只不過是妳生命中的過客，不要太在意。遇到不對的事，忍不了就離開，該不爽就不爽，妳不是拿著鐵飯碗的奴隸，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她再次停頓，看著我聽得出神的臉，她笑了。

「阿抱歉，明明是妳想問我問題的，怎麼變成我單方面灌輸了，哈哈。太久沒有跟人分享這事了。」

她站起來，向我道別後便下班了。我感到震驚，為什麼現在的教育環境跟我期待的差那麼多？怎麼會有這種道德淪喪的事情發生在學校？我暗自發誓，一定要向慈庭老師多多學習，不要重蹈覆轍。

我以為我可以順利地走下去，但，現實很快呼了我一巴掌。

在接下來的幾堂課，我發現教室後面總有學務主任在晃來晃去，每當我想問他是來做什麼時，他便匆匆離去。而且那位家豪同學也是愈來愈不受控了，從上課睡覺或是和同學聊天，到現在會拿膠水亂丟，我趕緊把他東西都沒收，把他安排到教室的角落，讓他聽課就好，勞作就免了。

沒過幾天，學務主任突然把我叫了出去，那時我才剛剛放學生離開。

「晏涵老師，妳的上課方式有一些問題喔。」他嚴肅地跟我說道。

「妳把學生安排在角落，這樣影響他的受教權，班級經營再留意。而且妳的課程有照課綱編排嗎？這樣的內容我看不行喔。」

我莫名開始被看得很仔細。

我心頭一緊，有點生氣，什麼時候上課還輪得到其他人說三道四了？我的內容也是審過的阿。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生氣，於是我也是禮貌性地回覆「好的我會再改善」，便回去備課了。

但是情況越來越不對勁，主任對我的巡堂越來越頻繁，有時候還會在後面拿筆記錄著什麼，我有一次直接質問他來幹嘛的，他居然直接說他的行為一切合法有據，不滿就找校長。

持續幾週下去，行政雜務還是沒有減少，但是在莫名巡堂和行政業務的雙重壓力下，我忍不了了。我直接跑去校長室，質問他為什麼要叫主任一直來巡堂。

「蛤？妳是不是在找我麻煩？妳沒看到我很忙嗎？我沒事叫他巡妳堂幹嘛？」校長不悅的說道，但是他的眼神帶了一點迴避，肯定有問題。

「好的校長，我之後會再找主任問清楚，打擾您了。」我才剛說完，主任也踏進校長室，

「校長！他的把柄我已經抓...等等，晏涵老師妳怎麼會在這？妳不去處理我交給妳的學生出缺勤表現統計妳在這裡幹嘛？」我整個人愣住了，但很快，我恢復了神智，快步走出校長室。

他們兩個在針對我。我的內心被這種不安的念頭充斥。

回到教室，情況變得更複雜了。家豪同學和另一位同學躺在地上哭泣，而我的器材櫃也被翻倒在了地上。

「怎麼回事！！！」我大聲問道，趕緊衝過去檢查他們兩個的情況。因為這一節剛好是他們班的課，所有同學都在場，但是大家都嚇壞了不敢回答我。我謹慎地把家豪同學翻過來，接著就看到了悲慘的一幕——

他左眼被雕刻刀插入，血漿混著淚水汨汨流出，手上還握著我的手機。而另一位同學則是直接昏了過去，頭上被器材櫃砸破一個大洞。

什麼鬼？我的心裡突然閃過了一絲不祥的預感：「後來學校在通報校安事件後展開校事會議.....」，但是我也沒時間想那麼多了，我趕緊叫學生去學務處以及健康中心通報。我則抱著學生衝去健康中心，當兩名學生都送醫時，主任才緩緩趕到，手裡拿著筆記本不知記錄些什麼，搖了搖頭。

當天下午，家豪的母親就來了，他聽聞自己小孩受傷的消息，第一時間除了跑去醫院關心，還怒氣沖沖地跑來學校當面質問我。

「老師，請問妳是怎麼教育學生的？為什麼我家孩子只是上個美術課就會搞成這樣？妳知道他一隻眼睛已經瞎了看不到了嗎？妳怎麼可以這麼泰然自若地坐在這裡！要不要拿妳的眼睛去賠我家小孩的？啊？」家豪媽媽生氣的飆著，還作勢要把我的眼睛挖出來，幸好這時慈庭老師趕到把她攔住，主任也跟在她的身後。

「要不是主任有跟我講，我還不知道妳這個爛人想隱瞞這件事情呢！聽說妳還把我小孩孤立在教室牆角？妳是不把他當人看是不是？」

我轉向主任，他一臉不干他事的樣子從旁邊走過去。

「而且我兒子說他在老師妳的手機有錄到事發當下，我命令妳給我看看！」我這才想起他有拿我手機，我打開相簿裡的影片。原來，他那時候拿我的手機拍影片說什麼要學抖音上的跑酷達人，然後

就攀上櫃子接著就摔下來被插到眼睛了。

「欸老師這裡妳的問題很大喔！為什麼妳的櫃子不鎖死？還要讓小孩拿到那麼危險的刀？我看妳是故意的吧，美術課不就是畫畫嗎？妳真的是.....」

我已經聽不下去了，我感覺有東西正從我的心臟撕裂出來，好死不死這時校長又跑過來。

「晏涵老師！上次的美感計畫書被駁回，沒有經費了！都是因為妳處理報告不善，不願與他人合作又聽不進去主任的意見，才會導致這件事情的發生！妳看看妳，連那麼簡單的行政事務都搞不好，妳到底是怎麼畢業的？」

「妳看！連校長都覺得妳做的不好！欸，剛剛我們在說話妳到底有沒有在聽？蛤？妳這個賤人，教育不好做事不好連人品都不.....」在她要繼續講下去時，慈庭老師站了起來把對方隔開。

「妳...妳幹嘛？妳不要碰我，一群教育的敗類！」家豪媽媽尖叫著，慈庭老師瞪了她一下，說道：

「出事了就通報，依規定處理，這裡輪不到妳在那邊吵，不爽就辦退學。」對方好像有些被嚇到了，這時老師轉過身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此刻我才意識到，眼淚已經不爭氣地從我的眼角滑落。

「哭什麼哭？我兒子受那麼重的傷都沒說什麼，妳哭什麼？只會逃避是吧？那我們法院走著瞧！我一定要讓妳這個國家的米蟲學到教訓！」

「唉.....晏涵老師，看起來這個情況只能妳自己處理了，希望妳不要行政事務處理不好、自己也搞不定！真的是厚，妳.....」，在他們倆還是想繼續時，慈庭老師出手了。

「都閉嘴。」

空間瞬間安靜下來，慈庭老師沒有提高音量，但聲音比平常冷冽。

「我想這裡是學校，不是法庭。」她轉向我。那一瞬間，她的眼神柔和下來，臉上的疤痕也顯得沒那麼兇悍。

「慈庭老師.....對不起.....我想我撐不下去了.....」我虛弱的湊出幾個字，剛剛的語言轟炸早已擊毀我的熱忱和理智。

「去找個地方休息。」她低聲說，「別放在心上，嗯？」我這才踉蹌地站起，慢慢地離開了學務處。

晚上，走廊監視器的紅點一閃一閃。

辦公室裡，電腦螢幕亮著未完成的校安通報表。

LINE 訊息不斷跳出「家長已去教育處申訴」、「媒體可能會來」。

隔天，公文往返。

家長會談。

教育局來函。

「內部檢討報告」反覆修改。

沒有廣播，沒有儀式。

桌上只剩下一張辭呈。慈庭老師轉頭望去，看到了又一個空蕩蕩的座位。

有些人離開，不是因為失敗。

而是因為不願再讓熱忱，被消耗成理所當然。

註：本文內容皆為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